

• 专题: 新阅读、新推广 •

“深阅读”之争议与再思考^{*}

李凡捷 李桂华

摘 要 学界关于深阅读的理解仍存在着诸多争议,未能满足实践繁荣下的理论需求。本研究从深度阅读推广目标设置、方案设计、绩效评估的理论需要出发,在梳理既有文献、析出争议焦点的同时,基于专家调查结果分析不同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观点冲突的根本问题在于研究者对于深阅读的实现机制与价值诉求存在不同见解。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提出深阅读是一场读者深度参与的主体间性对话,其价值一方面表现为阅读的应用实践价值、道德实践价值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读者精神性与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及其所赋予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可持续的阅读动力。图3。表2。参考文献39。

关键词 深阅读 争议 阅读推广 阅读参与 阅读体验

Deep Reading: Controversy and Reconsideration

Li Fanjie Li Guihua

Abstract: Deep reading is a hot concept of much controversy and far from satisfying the theoretical needs under practical prosperity.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needs of targets setting, plan desig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deep reading promotion, in the meantime of analyzing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dispute focus, an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viewpoint from expert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conflicting opinions lies in researchers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realizing mechanism and value appeal of deep reading. According to these discussions, this paper defines that deep reading is an intersubjective dialogue with deep engagement of readers, which not only is of great value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moral practice, but also satisfies the spiritual as well as social needs of readers and therefore motivate them to read. 3 figs. 2 tabs. 39 refs.

Keywords: Deep Reading; Controversy; Reading Promotion; Reading Engagement; Reading Experience

在“全民阅读”的推动力度不断加强、“深阅读”缺位成为社会性话题的背景下,图书馆与社会各界正在逐步展开构建深度阅读推广模式的实践探索。然而,尽管“深阅读”早已成为新闻与出版学、教育学、文化学、文学、图书情报学等多学科探讨的热点概念,学界关于深阅读的理解仍存在着诸多争议。面对阅读推广主体关于“何为深阅读”“如何实现深阅读”“何以评估阅读深度”的疑问,研究者各自基于其对深阅读的理解展开讨论,各方莫衷一是,整个研究体系缺乏坚实的理

论根基,未能满足实践繁荣下的理论需求。基于此,本课题组继构建“深阅读”概念后^[1],拟围绕“关于深阅读的理解存在哪些争议”“各类观点冲突的根本矛盾何在”“如何消减冲突、凝聚共识、理解深阅读”等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在梳理既有文献、析出争议焦点的同时,基于专家调查结果分析不同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探求观点冲突的根本矛盾,以期对深阅读作出进一步思考,为深度阅读推广的目标设置、方案设计、绩效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环境下复合阅读行为及其阅读推广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ATQ005)研究成果之一。

1 关于深阅读的争议

1.1 深阅读与“新”阅读

进入全媒体时代,“阅读”正在被重新定义。相较于依托于纸质书籍的、线性的、专注的传统阅读,表现为数字阅读、新媒体阅读、网络阅读、碎片化阅读的“新阅读”在阅读载体、阅读对象、阅读行为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面对阅读的转型,部分学者指出,“新阅读”正在使阅读面临着浅薄化的风险,他们主张重返纸媒、回归经典,认为传统阅读是实现深度阅读的唯一路径^[2]。然而,亦有学者指出,把新阅读等同于“浅阅读”、把传统阅读等同于“深阅读”的观点都是偏颇的,深阅读正凭借其自身独特的意义再生产机制,在当前的数字化阅读行为中重焕生机^[3]。由此,关于“新阅读”能否是“深阅读”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

“新阅读”的反对者们认为,数字媒介下的信息多呈现出海量、粗浅化、碎片化、多媒体、超文本的特征,加剧了读者的认知负荷,进而造成了读者注意力的分散、记忆力的衰减、想象力的钝化^[4]。以超级注意力为认知特征的浏览式阅读大行其道,而曾经流行的以深度注意力为认知特征的沉浸式阅读日趋衰微^[2]。此外,不同于可翻阅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本书籍,数字阅读设备反光的屏幕与“消失”的书页都带给读者极大的困扰^[5]。“屏读”难以带给读者能够媲美纸本书籍阅读的沉浸体验,并由此基于“媒介决定论”的观点,反对者们否定了数字阅读发展为深阅读的可能性。然而,另有部分研究者指出,阅读的深浅状态并不取决于阅读的载体,数字媒介不会削弱读者的阅读专注度^[6],以阅读载体定论阅读深浅的方式完全忽视了阅读主体的能动作用和阅读本体的内在机制^[7]。他们认为新媒介同样为“深阅读”提供了条件和保证,读者有能力掌握和利用新媒介并充分利用数字阅读在便利性、交互性、联结性上的优势,而推动数字化深阅读的实现更是新媒体时代回归深度阅读的精髓所在^[8-9]。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一方面指出,阅读的深浅不

应取决于阅读载体,而应取决于读者对待阅读的态度^[10]、阅读中的思考深度^[11]或阅读中的思考和感悟程度^[12];另一方面,则尝试从阅读社群培育、阅读设备改进、社会化批注、知识图示等角度出发,提出推动数字化深阅读实现的策略。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深度阅读依赖于具有较大知识信息含量和较高系统性的阅读对象^[13],甚至所谓的“经典文本”;而新媒介下碎片化的阅读对象则象征着信息的碎片化、思维的碎片化、思想的碎片化^[14],对人们知识体系的形成及思维能力的培养都构成挑战^[15]。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足够的时间积累是读者进入深层次阅读状态的必要条件^[16],深阅读应当是慢的、仔细的,需要读者反复咀嚼、反复品味,表现为阅读对象碎片化和阅读时间碎片化的碎片化阅读与深阅读之间存在根本对立。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一方面,尽管“碎片化”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模式,挑战了人类在印刷文明下形成的深阅读模式,但我们对未来应抱以乐观态度,随着信息的再组织和人类数字阅读能力的提高,这种阅读模式未尝不能在适当的引导下实现信息时代的深阅读^[17]。另一方面,碎片化阅读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帮助读者更快地获取多元信息,从而基于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形成理性认知;此外,碎片化阅读可以打破学科界限,增进知识的流动、重组、融合与创新,如果读者为了特定目的而不断延展阅读领域,所获信息也可汇聚成深度的认识^[18]。

1.2 深阅读“严肃”的阅读抑或“享受”的阅读?

尽管在“深阅读”与“新阅读”的论辩中,部分研究者就“阅读的深浅不应取决于阅读的载体”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研究者对深阅读的具体形态仍存在分歧。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深阅读到底是“严肃”的阅读,还是“享受”的阅读?

自2004年至今,已有诸多学者提及,深阅读是以获取知识、锻炼思维、提升自我为目的的深层次阅读形式,深度阅读不同于休闲阅读,目的性、学习性与研究性是其本质属性^[19-21]。此外,深阅读

需要读者对书本心怀敬畏,基于一种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志愿去“啃”一本书。在“静心沉潜”“细细品读”的过程中实现理性的参与和思考^[22-24]。其价值在于帮助读者获取知识,提高思维能力,在领悟中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学基础,并由此实现知行合一的升华^[25-27]。无论是从读者的阅读动机、阅读态度、阅读参与还是阅读效果出发,上述理解中描摹出的深阅读影像都颇具“严肃性”。

然而 Jacobs A(2011)^[28]则指出,阅读不应当是“吃有机蔬菜式的脑力劳动”或是“社交和道德保健”,将阅读的动机与价值简单地进行“获取信息和增长知识—娱乐消遣”的二元分割,是难以体会到阅读乐趣的含意的。在对深阅读的另一种理解中,与其说深阅读是“心怀敬畏”的、“静心沉潜”的,不如说深阅读是“享受”的、“阐释沉浸”的^[29]。尽管无论是“严肃”的深阅读还是“享受”的深阅读,持这两种理解的研究者均强调读者参与阅读的投入程度应达到较高水平,但不同于前者的是,在享受型阅读的理解下,读者的投入状态不是“凝神聚思”的意志过程,而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心流体验”。Csikszentmihalyi 和 LeFevre^[30]在最佳体验(optimal experience)理论中指出,工作或休闲娱乐情境下,适度的挑战能激发人们积极的“心流体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更为活跃、专注、快乐、满足且更富创造力。而在阅读情境中,随着阅读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体验也将随之达到最高层次。在此阶段,读者能够进入“阐释沉浸”的状态。读者被阅读内容深深吸引,积极投入到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中,达到时空的失真状态,是一个主动享受阅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将收获丰富的思考体验、情感体验、价值体验、审美体验等。

1.3 深阅读的静与动 “孤独静观”抑或“对话联结”?

深阅读应当是“静默的”还是“活跃的”?深阅读应当形成于“孤独的个体沉思”还是“联结群体智慧的主体间性对话”?在关于深阅读理解的探讨中,研究者们所描摹出的深阅读特征的冲突,不仅仅在于深阅读的“严肃”属性与“享受”属性之辩,深阅读的“安静”“孤独”与“对话”“联

结”之辩亦已成为争议的焦点。

在“孤独静观”式的深阅读影像中,深阅读是一种“安静”的状态,其“安静”属性主要表现为环境的安静、文本的安静以及读者内心的安静。其中,环境的安静主要意指一种“孤独静默”的阅读情境。持此理解的研究者主张,深阅读是默不作声的、私人性的体验,是一个人与文本交流的孤独情境,由此,读者个体在一人独处的孤独境况中,通过特定文本和世界产生某种意义的关联^[2]。除此之外,深阅读的文本也应当是“安静的”“单调的”,深阅读应当摒弃嘈杂的多媒体、超链接,将线性排列的文字作为阅读的主角。最为重要的是,阅读的理性特征进一步规定了深阅读的“静观”特性。静观(contemplation)是指专注凝神的状态,即庄子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阅读过程中不时或持续产生的沉思冥想^[2],是读者达成内心的安静后所进入的沉浸式阅读状态。而这一特性,则对深阅读的养成至关重要。

然而在深阅读的另一种理解中,深阅读却不再是孤独的、独属于读者个体的沉思冥想,正相反,持此理解的研究者将深度阅读看作为一场多主体联结的对话。接受美学认为,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每一个具体的读者总是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生活境遇、审美趣味、其独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发来阅读作品,这就构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而作品的意义则是作者所赋予的意义与接受过程中读者所赋予意义的总和^[31]。基于这一理论,当代文本解读观将深度阅读中的文本解读视为读者与作者主体间性的对话,这种“对话”交流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解读主体的能动性参与行为。它要求读者充分调动能动机制,积极地参与对文本的解释和建构:不仅要通过对文本符号的解码,把创造主体所创造的文本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复现出来,加以充分的理解和体悟;还要读者将自己的生活经验置于文本,融注自身的感知、想象、理解、感悟等多种信息因素的发现性活动,对文本的“空白”结构加以充实与建构,填补文本中的“未定点”。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体验,读者在理解

世界的同时也理解自己,在建构文本意义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同样的建构。在文本解读时,读者一方面把自身体验融注到文本的生活表达中,另一方面在对“他人的世界”的感悟和体验过程中,扩展自己的世界,获得对自己有益的意义^[32,33]。

2 专家调查: 观点汇集

为进一步探究关于深阅读的不同见解的内在联系,本课题组从上述争议出发,在既有的研究中提炼出 17 条有关深阅读的代表性观点,编制 Likert 量表;并利用 2017 年 4 月 14 日重庆召开“第一届全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讨会”会议机会,邀请与会的 35 位相关领域专家参与调查,从不同角度征询受邀专家对深阅读的理解。专家调查内容如表 1 所示。

调查数据显示,受邀专家对深阅读的“享受”属性与“对话”“联结”属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专家对相关陈述的同意程度评分均值均高于 4.0 (“同

意”)且意见相对统一,离散程度较小。此外,受邀专家对深阅读的“参与”属性认同程度也相对较高,但相较于情感参与,专家们更倾向于将读者智力高度参与的阅读与深阅读联系在一起。

而受邀专家对于深阅读与阅读载体、阅读对象的关系,仍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且两极化倾向最为明显。就“纸本阅读载体比数字阅读载体更易促成深阅读”这一陈述,34.3%的专家表示非常同意,而 20%的专家则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而对于“深阅读与阅读对象没有必然联系”这一观点,48.6%的专家明确表示支持,而 42.9%的专家则明确表示反对。此外,专家对于深阅读与碎片化阅读、深阅读与阅读动机的关系同样存在争议,其观点较为分散,且有较多专家没有给出明确的支持或反对意见。但就评分均值而言,受邀专家对“碎片化阅读未必不是深阅读”这一观点的认同程度略高于“碎片化阅读不会是深阅读”观点。专家意见分布情况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1 专家调查内容

维度	相关观点陈述(S)
冲突一: 深阅读与“新”阅读	1. 纸本阅读载体比数字阅读载体更易促成深阅读。
	2. 深阅读与阅读对象没有必然联系。
	3. 碎片化阅读不会是深阅读。
	4. 碎片化阅读未必不是深阅读。
冲突二: “严肃”的阅读抑或 “享受”的阅读?	5. 深阅读是一种慢的、仔细的阅读。
	6. 以休闲消遣为目的的阅读难以发展为深阅读。
	7. 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阅读难以发展为深阅读。
	8. 主动的阅读往往才能带来深阅读。
	9. 读者智力高度参与的阅读过程必然属于深阅读。
	10. 读者情感高度参与的阅读过程必然属于深阅读。
	11. 深阅读就是对阅读材料深度地理解。
	12. 阅读效果的差异是深阅读与浅阅读的本质区别。
	13. 深阅读意味着在阅读中进入沉浸状态,即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14. 深阅读是一种高层次的阅读体验,指人们不但理解阅读对象,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15. 深阅读就是一种丰富的阅读体验,读者可以收获思考体验、情感体验、价值体验、审美体验等。
冲突三: “孤独静观”抑或“ 对话联结”?	16. 深阅读应该是一种安静的状态,包括环境的安静和内心的安静。
	17. 读者间的交流对促进深阅读非常有帮助。

表2 专家意见分布

相关观点陈述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深阅读就是一种丰富的阅读体验,读者可以收获思考体验、情感体验、价值体验、审美体验等。(S15)	35	4.57	.917
读者间的交流对促进深阅读非常有帮助。(S17)	35	4.37	.910
深阅读是一种高层次的阅读体验,指人们不但理解阅读对象,而且享受这个过程。(S14)	35	4.37	1.060
深阅读意味着在阅读中进入沉浸状态,即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S13)	35	4.11	1.183
深阅读应该是一种安静的状态,包括环境的安静和内心的安静。(S16)	35	3.94	1.136
深阅读就是对阅读材料深度地理解。(S11)	35	3.86	1.004
读者智力高度参与的阅读过程必然属于深阅读。(S9)	35	3.80	1.256
深阅读是一种慢的、仔细的阅读。(S5)	34	3.76	1.103
主动的阅读往往才能带来深阅读。(S8)	35	3.74	1.094
读者情感高度参与的阅读过程必然属于深阅读。(S10)	35	3.63	1.165
碎片化阅读未必不是深阅读。(S4)	35	3.51	1.147
阅读效果的差异是深阅读与浅阅读的本质区别。(S12)	35	3.40	1.143
纸本阅读载体比数字阅读载体更易促成深阅读。(S1)	35	3.37	1.536
碎片化阅读不会是深阅读。(S3)	35	3.09	1.222
深阅读与阅读对象没有必然联系。(S2)	35	2.94	1.533
以休闲消遣为目的的阅读难以发展为深阅读。(S6)	35	2.86	1.240
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阅读难以发展为深阅读。(S7)	35	2.83	1.361

注:回收问卷中存在缺失值,后续聚类分析已剔除存在缺失值的个案,故部分问题所对应个案数不足35。

运用 RapidMiner 对调查结果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发现,受邀专家关于深阅读的理解基本可分为三个类别(因一份问卷有缺失值,故相应个案未计入在内)。各类别专家意见分布如图1所示。

第一类(cluster 1)专家更为强调读者主体的阅读动机、阅读态度、阅读参与之于深阅读的作用。相较于其他受邀专家,他们更为认同“以休闲消遣为目的的阅读难以发展为深阅读”“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阅读难以发展为深阅读”的观点,并认为深阅读的形成无关于阅读载体、阅读对象,而与读者是否积极主动、是否进行了深度的行为参与、智力参与、情感参与有关。此外,他们在强调阅读效果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共有11位专家被划分在该类别。

第二类(cluster 2)专家则更为强调阅读客体

对深阅读的作用,他们主张纸本阅读载体更容易使读者进入深度阅读状态,而阅读对象的选择也对深阅读的实现至关重要。此外,他们认为深阅读应当是慢的、仔细的、沉浸的,并将传统纸本阅读作为深阅读的典范,共有17位专家被划分在该类别。

第三类(cluster 3)专家则在肯定新阅读发展为深阅读的可能性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深阅读的“享受”属性与“对话”属性。他们反对“纸本阅读载体比数字阅读载体更易促成深阅读”的观点,认为深阅读与阅读对象没有必然联系,深阅读应当是体验丰富的、沉浸的、享受的、对话的。不同于其他两类专家,该类专家还指出碎片化阅读、休闲阅读等也有发展为深度阅读的可能,共有6位专家被划分在该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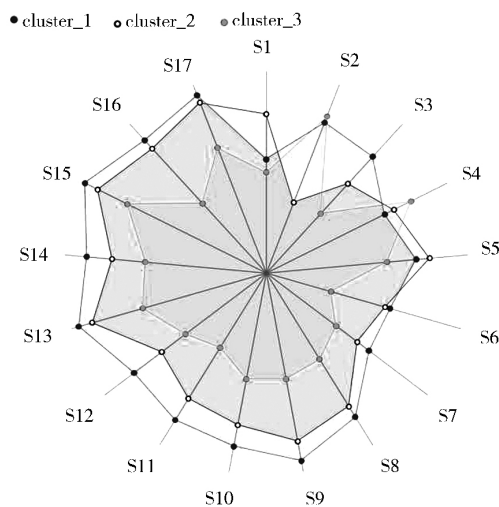


图1 各类别专家意见分布

注: 图中各类别在陈述 S1—S17 下的取值为相应类别专家意见的均值。

上述三个类别的专家在“深阅读与新阅读”这一话题下的观点分歧最为突出,而对于深阅读的“严肃与享受”之辩、“孤独静观与对话联结”之辩,尽管各类别专家仍有细节上的争议,但均对“深阅读意味着在阅读中进入沉浸状态,即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深阅读就是一种丰富的阅读体验,读者可以收获思考体验、情感体验、价值体验、审美体验等”“读者间的交流对促进深阅读非常有帮助”的观点表现出一致认可。

3 矛盾溯源: 深阅读的价值与实现

那么,关于深阅读理解的冲突何以产生,这些冲突的根本矛盾何在,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重新思考——“我们为何呼唤深阅读”。

正如深阅读与新阅读的论辩中研究者们所指出的——全媒体阅读环境下,阅读对象似乎变短了、变碎了,读者们的注意力似乎更分散了,浏览式阅读、非线性阅读变多了……而传统阅读模式曾经带给我们的价值似乎正在被这些变化稀释。于是,正如从“口述文化”向“文字文化”转变时苏格拉底对文字与书籍的抗议那样,我们也正

身处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转变的时代,面对阅读的转型,产生了与苏格拉底相似的困惑^[34]。当下,我们对深阅读形态的种种描摹,不如说是我们在全媒体时代面对阅读的转型对阅读之“应然”作出的诠释。因而,我们对深阅读理解的争议,某种意义上是在数字时代阅读迷思包裹下对阅读的理解的争议,其中一些争议早已有之——亦即“我们阅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阅读的过程中主体(读者)与客体(文本及其物质形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读者如何深度参与阅读”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这些争议,一方面,关乎阅读的内在机制与深阅读的实现;另一方面,则关乎我们对阅读的价值期望与当前时代背景下对深度阅读的价值诉求。

要解决关于“深阅读如何实现”的一系列争议,我们必须首先对“阅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作出解释。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一种理解认为,阅读是一个经历了“解码—理解—思考”等环节的认知过程。基于这种观点的深阅读理解,一方面在认知参与上强调读者深度阅读时积极的、深刻的、独立的、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如“批判分析”;另一方面,则在认知效果上强调读者应当将文本解码时的工作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并在内化理解文本的基础上与相关知识建立联系,启发知识重构,实现迁移与创新。然而,尽管认知过程的确是读者进行阅读活动的基础,但它并不能概括读者阅读时的全部心理现象。阅读时我们会因有所顿悟、茅塞顿开而感到雀跃欣喜,我们会因为故事中人物所遭受的不公对待感到愤怒惋惜,我们会因为一段妙笔生花的修辞体味到语言的魅力……阅读中读者所经历的情感过程,既表现为阅读对读者心境的渲染,又表现为阅读对读者的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高级情感的唤醒与潜移默化的重塑。强调阅读心理现象中读者情感过程的深阅读理解,则指出深度阅读应当赋予读者丰富的思考体验、情感体验、价值体验、审美体验等,并通过最佳体验中“沉浸”状态的阐释,指出阅读活动本身所能带给读者的享受与乐趣。

那么,如果我们综合两种理解,将阅读心理现

象视为读者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的综合体,我们是否还可以在更高的抽象层面进一步对“阅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作出解释?接受美学的文本解阅读观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阅读的路径。在这种理解下,阅读不再仅仅是读者与文本的交互,而是一场联结阅读活动中多元主体的主体间性对话。基于文本,读者在阅读中与作者对话、与自身对话,并继而通过分享、交流、评论等与其他读者交流互动,在对“他人的世界”的感悟和体验过程中,扩展自己的世界。而无论是“口述文化”的口语交流,还是“印刷文化”“数字文化”中的书面阅读,对话模型所提取出的,正是这些活动所共有的“交流”属性。

解决关于“深阅读如何实现”的一系列争议的第二个关键点,则是对问题“阅读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的回答。部分基于认知过程的理解以“刺激—反应”模型解释阅读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强调读者形成的认知是阅读脑对阅读客体施加的刺激进行被动接受与加工的结果。其认为,数字化载体中的超文本、多媒体等在持续地对阅读脑施加刺激,导致其疲于信息解码,在高强度的认知负荷下无暇完成后续深度阅读所要求的深刻的、高层次的思维活动;而印刷文本的单调性与线性组织方式则减少了对阅读脑持续、高强度的刺激,从而使读者能够调动充足的智力资源投入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实现深度阅读。然而,关于阅读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另一种理解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强调读者才是意义的生产者。其主张读者是“思考着的芦苇”,文本往往只是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新的领悟,甚至迸发顿悟的灵感^[35];深度阅读是通过书中他人的语言和声音发现我们自己类似的生活,是从外界通往我们内心的一座桥梁^[36]。如在“对话”模型下的文本解阅读观中,读者的阅读参与则成为连接阅读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其认为,一定条件下,特定的文本会激发读者积极的阅读参与,促使其形成认知、生成体验,而读者能动性参与行为价值的高低层次则决定于文本深度与读

者认知与体验深度不同程度的化合。

无论是将读者视为“思考着的芦苇”还是“主体间性对话中能动的参与者”,如果我们承认读者的能动作用,便还需要解答关于“深阅读如何实现”的最后一个问题——“读者如何深度参与阅读”。阅读参与的激发是有条件的。一种理解认为,激发阅读参与的条件是“适度的挑战”,亦即适合读者条件的文本,它应当能够带给读者新认知、新体验,也应与读者的认知水平与知识经验背景相称^[30]。另一种理解则指出,激发阅读参与的条件还应包括对读者需要的满足,这将促使读者产生积极的心理预期与行为动力^[1]。此外,导致人们对深阅读理解不一致的还有对阅读参与的不同阐释。第一种理解主要从行为参与出发,认为阅读参与是读者以积极主动的阅读态度,投入一定的时间、空间,采取一定的阅读策略,以排除干扰、深化阅读效果。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往往将深阅读描绘成慢的、仔细的、专注的阅读行为^[23]。还有两种理解则分别从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出发,将阅读参与阐释为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要求读者深入思考、深度体验、沉浸于阅读并享受阅读^[37,38]。

对于深阅读的严肃与享受之辩,其冲突的根本矛盾则在于对阅读的价值期望不同、对当前时代背景下深度阅读的价值诉求不同。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对此,持严肃型深阅读理解的研究者往往更为强调阅读的工具理性,认为阅读的价值在于求知、在于完善人格,他们将这一观点延续到深阅读的价值诉求中,并将以休闲阅读为主的日常阅读排除在深阅读之外,人为地为深度阅读构筑起“难以逾越的樊篱”。然而,在持享受型深阅读理解的研究者看来,与其说阅读是获取知识、完善人格的工具,不如说阅读是一种能够满足读者精神性、社会性需要的生活方式,其价值在于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获得超越时空、超越个体经验的自由——我们为什么要读书的理由之一,便是想要超越我们的生活,了解别人的生活,阅读的快乐不在于人家告诉了你什么,而在于借此你的心灵得以舒展开来,你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和作

者的想象力一道飞翔,甚至超越他的,你的经验和作者的比较起来,所得的结论可能一样也可能不同,但了解他的观念就可以建立起你自己的观念^[39]——而这种理解下阅读的价值恰恰与“交流”的价值不谋而合。

4 关于深阅读的再思考

基于专家观点分布及相关讨论,本研究认为在“选择—获取—阅读—分享—交流—评论”的阅读行为闭环中,存在着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自身、读者与其他读者的“对话”交流活动。而深阅读则是一场读者深度参与的主体间性对话。其中,读者的能动性参与行为以特定情境下能够满足读者需要的、适合读者条件的特定文本为发生条件,具备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行为参与的多维度属性;其价值一方面表现为读者对文本及自身的理解与建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读者精神性与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及其所赋予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可持续的阅读动力,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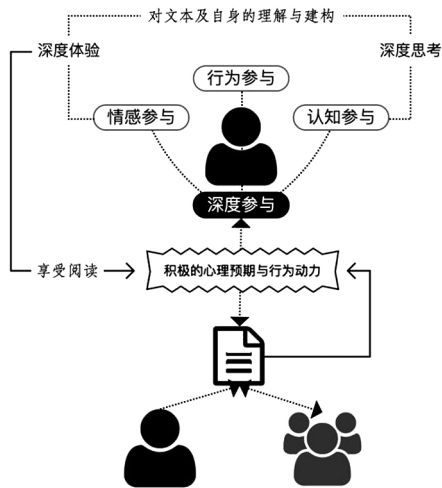


图2 深阅读实现的内在机制

阅读作为一种主体间性对话具有“一对多”的特性。阅读的故事开始于一位思考者的文本创作,而读者们同样作为“思考着的芦苇”因与文本相遇加入这场对话,一系列体验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就此展开。文本缺乏“弹性”是苏格拉底

反对以阅读代替口语交流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阅读的“一对多”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文本缺乏弹性”的不足——虽然较难直接与作者进行双向沟通,但读者可以通过与其他读者对话,将表达的愿望与反馈的寻求转移到阅读社群中,而阅读社群引入更多生命体验,将继续延展这种对话。

深度参与是深阅读的基本属性,其隐含特征是积极的、能动的、投入的,而读者的深度参与过程既包括心理层面的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也包括外显的参与行为。特别地,在这一参与过程中,读者将自由选择适合其条件的阅读策略,“慢的、仔细的”阅读方式并不是阅读参与的必然要求。此外,深度参与的发生是有条件的,特定情境下能够满足读者需要的、适合读者条件的特定文本,将使读者产生积极的心理预期与行为动力,促进深度阅读参与的产生与发展。

特别地,对于深度阅读推广主体在目标设置、绩效评估中产生的关于“何者为深度阅读的衡量标准”“深阅读与浅阅读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界限”的困惑,本研究认为,“深阅读”及其否定性一极“浅阅读”之间是概念的连续谱(如图3所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模糊的灰色区域。不同程度的阅读参与、阅读体验、阅读效果标定了阅读个案在此连续谱上的位置。其中,高度参与、深度体验、收益显著的阅读必然是深阅读,低度参与、体验缺失、效果缺失的阅读必然是浅阅读。通过增加、删除属性或改变属性的程度,能够使阅读个案在“深阅读”“浅阅读”两极之间的连续谱移动。而回答上述问题所需要解决的,便是如何看待灰色模糊区域的个案。

对此,笔者认为,深阅读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其概念注定不会是“确定的”“唯一的”。无论是严肃型理解所强调的“获取知识”“汲取营养”,还是享受型理解所强调的“满足”“乐趣”,都赋予了阅读一定的价值期望。在界定灰色区域个案是否为深阅读的过程中,当这些价值期望产生冲突时,其争议无从消解也不必消解。一方面,我们建构深阅读概念的初衷原本就是厘清、描述理想中“应然”的阅读。肯定性一极的“完全”的深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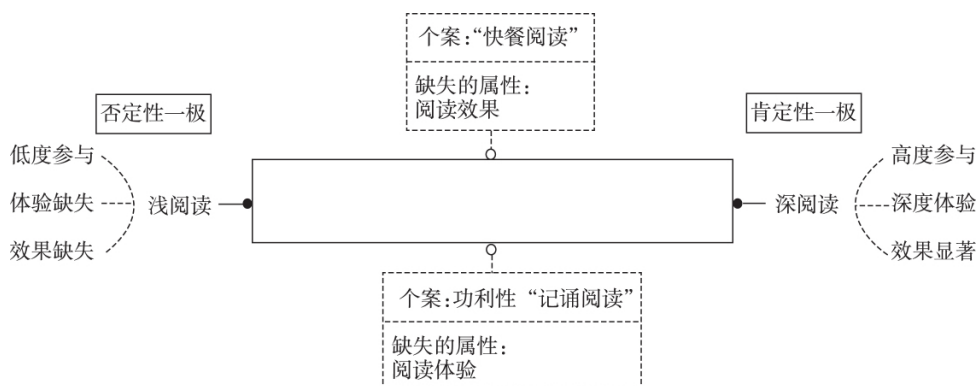


图3 “深阅读”与“浅阅读”之间的连续谱

已然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状态”阅读的范本。我们只需要以之为目标,推动阅读个案向肯定性一极移动即可。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评估阅读的深度,我们不妨回归深阅读的价值诉求,审视阅读个案能够实现哪些层次的价值,再结合具体情境,选择合适层次作为基线,并由此作出判断。

参考文献

- 1 李桂华. 深阅读: 概念构建与路径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6): 50-62.
- 2 周宪. 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1): 143-163.
- 3 张立刚. 从文化消费到意义生产: 数字阅读时代下的深阅读回归[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2): 129-132.
- 4 Carr N.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115-143.
- 5 Rose E. The phenomenology of on-screen rea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lived experience of digitised text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1, 42(3): 515-526.
- 6 Grzeschik K, et al. Reading in 2110-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devices: A case study [J].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11, 29(3): 288-302.
- 7 吴健等. 基于关键词共现聚类的深阅读研究热点分析[J]. 图书馆建设, 2016(12): 53-59.
- 8 邱景华. 网络时代的“深阅读”[J]. 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3): 12-15.
- 9 彭丽等. 新媒体时代惠州学院大学生阅读情况调研——基于90后的新视角[J]. 学理论, 2014(9): 169-170.
- 10 章祺. 浅析数字时代“深阅读”[J]. 中国出版, 2017(5): 29-31.
- 11 茆意宏. 对新媒体阅读争议的思考[J]. 出版发行研究, 2013(9): 19-22.
- 12 王余光, 汪琴. 关于阅读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 图书情报知识, 2004(5): 3-7.
- 13 周亚. “浅阅读”概念界定及相关辨析[J]. 图书馆杂志, 2013(8): 18-22.
- 14 张少宁. 新媒体时代中深度阅读的路径研究[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4(5): 101-103.
- 15 迟艺欣. 大学生阅读选择和阅读方法[J]. 吉林化工学院学报, 2015(7): 89-92.
- 16 姜云云. 让阅读教学向更深处漫溯——浅阅读背景下中学语文深度阅读教学的策略[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 17 蒋霞. 碎片化阅读是否可以由“浅”入“深”[J]. 编辑学刊, 2017(1): 41-43.
- 18 张福平. 碎片化阅读背景下全民阅读的推进——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对比分析及融合探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43-51.
- 19 许苗苗. 正确应对少儿的“深阅读”与“浅阅读”[J]. 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 2009(6): 55-57.

- 20 张楚. 从“浅阅读”到“瞄阅读”[J]. 传媒, 2014(10): 58-59.
 - 21 史惠媛等. 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深阅读”阅读推广研究——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为例[J].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17(1): 61-64.
 - 22 张亚军. 从深阅读到浅阅读的变迁[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144-148.
 - 23 李元凤. 由“浅”入“深”的微信阅读[J]. 石油教育 2016(6): 96-98.
 - 24 余逊涛. 图书馆如何引导学生深度阅读[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7(3): 129-130.
 - 25 黄荔. 论互联网时代的深度阅读重拾[J]. 广西社会科学 2013(2): 173-175.
 - 26 董朝峰. 电子传媒时代的深浅阅读再辨析[J]. 图书馆杂志 2011(3): 9-12.
 - 27 张杨. 网络视域下大学生深度阅读模式优化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7(1): 21-24.
 - 28 Jacobs A.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25.
 - 29 罗薇. 阅读体验的层次与“沉浸”阅读体验[J]. 艺术与设计: 理论版 2013(6): 117-119.
 - 30 Csikszentmihalyi M, LeFevre J. Optimal experience in work and leisur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6(5): 815.
 - 31 赵庆玲. 接受美学与深阅读: 图书馆可以做的[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6(2): 3-6.
 - 32 曹明海. 当代文本解读观的变革[J]. 文学评论 2003(6): 156-161.
 - 33 乔治·布莱. 批评意识[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2-16.
 - 34 Wolf M, Stoodley C J. 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M]. New York: Findaway World LLC, 2008: 212-230.
 - 35 吴靖. 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J]. 教师博览, 2012(9): 53-56.
 - 36 Waxler R P, Hall M P. Transforming Literacy: Changing Lives Through Reading and Writing [M].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11: 71-110.
 - 37 Wolf M, Barzillai M. The importance of deep reading [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09, 66(6): 32-37.
 - 38 郭瑞茹. 移动图书馆的微阅读服务与融合发展[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7(3): 83-85.
 - 39 培根. 读书的情趣与艺术[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8: 4-5, 35-36.
- (李凡捷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2014 级本科生, 李桂华 教授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收稿日期: 2017-09-22